



一双绒布鞋

□王文玉

岁末的一天清晨，刚起身准备洗漱，手肘不慎碰翻了桌上的水杯，满满一杯水泼洒在脚上的厚绒布鞋上。拎起水淋淋的绒鞋，老伴说：“丢了吧，这鞋难洗难干，超市里一双新保暖鞋不过三五十块，穿着更暖和。”这鞋已伴我近十载，早已物超所值，我一边宽慰自己，一边将它丢进垃圾袋里。

早餐时分，那双被丢弃的鞋，竟在我心头牵起丝丝忐忑。

十年前，在一家老北京布鞋店里，我一眼看中了这双肉红色的厚绒布鞋。鞋面绣着笑脸的小姑娘，衬着俏皮的蝴蝶结，瞬间让我爱不释手。此后每逢初冬，这双鞋便成了我脚上的常客。低头瞧见脚面上小姑娘的笑靥，连带着附近的空气都变得明快起来。如今因我一时疏忽，却要让这双鞋来承担过错，落得被丢弃的下场。我越想越觉不妥，当即起身，又将鞋从垃圾袋里取了回来。老伴见状失笑：“丢了怎么又捡回来？”我答：“对一件物品恋恋不舍，定有缘由，理当听从内心的声音。”

早餐过后，我着手清洗这双鞋。里里外外细细揉搓，待鞋面重现鲜亮色泽，我竟有了意外发现：鞋帮完好无损，厚实的软胶鞋底依旧平展，不见分毫歪斜。我心头一喜，这不正好印证了我走路姿势愈发端正了吗？

记忆翻涌而至。从童年到中年，我穿坏的鞋子，鞋底磨损处总是固执地偏向一侧。每逢雨天，裤腿甚至衣角都会被溅起的泥浆弄脏。母亲常叮嘱我走路时脚步放轻点，但我却始终没能改掉这个毛病。直到退休后，偶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，提及端正步姿的诀窍：走路时让大脚趾笔直朝前，始终走成一条直线。我将这话记在心里，日日践行，竟发现大脚趾格外“听话”，宛如领队的头羊，领着双脚走出规整的步伐。后来即便雨天出行，裤脚也干干净净。

眼前这双平展的鞋底，用无声的语言，诉说着那些被我忽略的过往。这份意外之喜，像是一份特别的嘉奖，令我满心鼓舞。

洗净的布鞋蓬松柔软，我抚平鞋帮的厚绒，目光落在鞋面的小姑娘身上。恍惚间，那扎着蝴蝶结的笑脸，似也灵动起来，乌黑的大眼睛一眨一眨，仿佛听见一声甜甜的娇俏呼唤：“奶奶，我回来啦！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遥远乡愁

□丁建敏

杀年猪、吃刨猪汤，对于上了点岁数的人来说，大约都是尘封在心底的遥远乡愁。

四十多年前，每到年关抵近，家家户户一般都要杀肥猪过年。那时年少的我，最喜欢看杀年猪、吃刨猪汤了，总和小伙伴们唱着“红萝卜，咪咪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。过年又好耍，客来要煮嘎”，期待着美好日子的到来。

外婆家在大山深处，每年冬月，外婆家都要杀头大肥猪。杀猪那天，院坝里架起一口大铁锅，木柴燃起的熊熊大火将院坝烘得热气蒸腾。杀猪匠和舅舅们一起将放了血的大肥猪抬到案板上，用木瓢舀起滚烫的沸水，不停浇淋猪身。很快，一头白白净净的大肥猪便闪亮登场。杀猪匠娴熟地给猪开膛剖肚，然后分割猪肉，动作如行云流水。舅舅们则打下手，一番清洗后，五花肉、猪脚和内脏等混煮进大铁锅里。大约一个小时后，再倒入一大盆白萝卜和血旺，再煮上三四十分钟，就可以开饭了。

我们这群小孩子，在锅边闻着肉香，馋得清口水长流。调皮的二表哥趁大人不注意，拿筷子戳起一大坨肉，偷偷躲在墙角边大吃，糊得满嘴油腻。开饭时，外婆请来村里几个老辈子，老老少少二十几口人围坐在三张八仙桌边，敞开肚皮吃肉喝汤，那场面着实壮观。

人在少年时，都渴望逃离故乡，或因梦想，或因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。等步入中年，无论成功与否，对故乡的情感又浓烈起来。那些遗忘许久的人和事也渐渐变得清晰，一点一滴地编织成难舍的乡愁。我已在城里生活三十多年，每当深夜独处时，常想起儿时的乡村生活。每当年关抵近，这种念想变得愈发浓烈，像打开了一坛封存多年的老酒。

如今，村里的青壮年越来越少，只剩一群老人守着老宅。杀年猪的人家也越来越少，当年吃刨猪汤的盛景，成了很多人心中的遥远乡愁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日报报业集团)

斑驳的坠子

□李承萍

前不久，同学来家做客，偶然发现一个斑驳的老物件，这是个几十年前农村妇女用来搓麻线的坠子，麻线则是用来扎鞋底的。

说起坠子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感到陌生。其实，它就是铁条和一个圆盘的组合，是搓麻线的专用工具，形状像古时军人用的钩剑一样。坠子看似简单，制造却很有讲究，往往只有老铁匠才能锻打出来。

母亲用坠子搓麻线、扎鞋底很在行，麻线搓得又细又匀称，鞋底扎得板结且密实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每年冬天农闲时，母亲就会忙碌起来，拉麻丝、搓麻线，为儿女们扎鞋底。母亲的坠子是陪嫁来的，长年用习惯了，像宝贝一样爱护。每次使用后，都会擦得锃亮，然后用绒布包起来放进衣柜。

坠子搓出的麻线，是由野生苕麻拉出来的麻丝做成的。我家堤坝坎下，就有一大片野生苕麻。每年秋末，母亲把成熟的苕麻割下泡在水田里。到了冬季，经过长时间浸泡的麻秆与麻皮已基本分离，母亲一捆一捆地把麻秆从水里捞起来，又一根一根地把皮撕下，为下一步拉麻丝做准备。

拉麻丝是个细致活。母亲拴上围裙，坐在矮凳上，旁边放一排小竹竿做的架子，右手握刮刀，食指戴上竹笋壳做的套管，以防手指被麻丝拉伤。左手拉出一根根湿漉漉的苕麻皮，夹在套管与刮刀之间，用力一拉，麻丝便从麻皮中剥离出来。几天后，母亲把晾干的麻丝收下，捆成小把放进木柜里，然后用牛黄熏半小时，淡黄色的麻丝就变成了根根银丝，搓麻线的原料就完成了。

搓麻线时，母亲先把麻丝摆在凳子上，喷口热水使其湿润，以免搓线时伤

手。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绒布，把精心保管的坠子拿出来。然后抽出两根麻丝，在手中交叉搓成麻花状。等麻线搓到约一尺长时，就挂在坠子顶端的挂钩上，左手提麻线，右手握住坠子底部往大腿上用劲一搓，坠子就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。经过旋转的离心和重力作用，松散的麻线就紧密一致了，这就是坠子的作用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母亲会仔细观察麻线是否紧密，不行会再来一遍，直到麻线匀称、紧密，才缠绕在坠子的圆盘上。如此反复，直到线团跟坠子圆盘一样大时，才把麻线剪断。同时将线头缠绕在一根光滑的木棍上，反复交叉缠绕，像渔网一样有序排列，直到绕成拳头那么大的线团。线团是空心的，线头留在里面，扎鞋底时，麻线从里到外按顺序抽出，麻团不会散乱。

我家的小花猫很淘气，在母亲搓麻线时，经常抱住旋转的坠子，把麻线咬断或拉乱。有时还把刚做好的线团当成球耍，一个好端端的线团被撒得遍地都是，气得母亲拿着竹片追着它打。可母亲一双小脚，哪追得上机灵的小猫，它一溜烟就跑到堤坝边的树上，还回头挑逗似的“喵喵”叫两声。

到了腊月间，同村的妇女常提着坠子和竹篓来我家，与母亲一起搓麻线。一群人边搓线边摆家常，坠子在地上旋转着发出的“嗡嗡”声、大家的谈笑声、屋外寒风的“呼呼”声，奏响冬天的轻音乐。

斑驳的坠子，见证了母亲手搓麻线的时光，也承载了她那一代人勤劳辛苦的过往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绕湖

□巽羽

绕湖，与方向无关
与跌落的时间无关
与缝缝的私语无关
意义，与答案无关

水杉垂落枯红，并非燃烧
银杏倾洒金币，与凋零无关
冬季保持缄默，只为蛰伏
芦苇梳理白发，与追赶无关

莫问湖水的深沉——
听一滴水，湖回湖的心脏
莫溯风雨的起源——
摘一片叶，阖上水的眼帘

浮光，与镜花无关
暗影，与水月无关

吻灭故乡将熄的灯盏
生命圆满，与离别无关
搁浅岁月摇晃的渡船
涟漪消散，与拥抱无关
记忆决堤，与冲刷无关
苔色浸染，与侵蚀无关

绕湖，与步履无关
嶙峋与显现无关
温润与隐匿无关
结局，与起始无关

(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)

大寒

□李光辉

今年的大寒节气
北风轻拂
树叶低语
充满了母性温柔

我依然穿着一件单衣
这可是母亲
在多年以前
为我亲手缝制的

在寒风中
我看见一只母鸡
开始用她的羽翼
孵化鸡蛋了

我好想成为
母亲怀抱里的一个鸡蛋
可以尽情地享受
她带给我的温暖

最好把我孵化成一只小鸡
让我重新回到童年
回到明媚的春天里
不停地跑呀唱呀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老家的红叶

□曹运官

十多年没回老家的母亲，突然张罗着要我送她回巫山老家看红叶。外公外婆离世后，母亲很少回老家，她晕车，五六个小时的颠簸，简直就是煎熬。

2003年我们举家搬到万州时，高速公路还没通，那时回老家首选坐船。到了县城，先坐中巴车到镇上，再坐小巴到村里，一路折腾。前几年，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，回老家就方便多了。

张阿姨、李阿姨、李阿姨8岁的小孙女，加上母亲和我，一行五人踏上了看红叶之旅。我们没有选择三峡龙脊、神女天路这样的网红路线，阿姨们说年纪大了不想打挤，我知道她们是想将就母亲回老家的心愿。于是，我们就想了一个折中方案——去老家的鱼头湾看红叶。

老家和鱼头湾呈W分布，分别在两个洼处。老家是山地，多称坪、坝。鱼头湾则是水凶，多称溪、湾。从大昌下高速，往双龙镇方向行至鱼头湾入口，经过30分钟左右的徒步攀爬，我们便来到了鱼头湾观景平台。沿途也有零星红叶分布，但远不及鱼头湾让人震撼。

从高处看去，鱼头湾就像一条巨大的锦鲤，静静匍匐在大宁河上，中间那道山梁是大鱼遑劲的脊，片片红叶是大鱼闪光的鳞。母亲触景生情，讲着家乡的过往和变迁，张阿姨和李阿姨则忙着拍照打卡。李阿姨的小孙女突然说：“鱼头湾好像一盘烤鱼啊！”李阿姨打趣道：“你个小吃货！还是泡椒味儿的是不？青辣椒和红辣

椒都有。”母亲接过话茬：“还真有点像，小乖乖，你喜欢吃什么味的？”小朋友突然笑了起来。在欢声笑语中，大人们存了一手机的照片和视频，小朋友捡了一大堆好看的红叶。

太阳快下山时，我们回到了县城。亲戚安排了一大桌特色美食，苕粉炒腊肉、酸水洋芋片儿、渣辣子回锅肉、裹衣饭……主菜是烤鱼，泡椒味的。想起在鱼头湾的“神预言”，大家都忍不住笑了。

故乡很小，藏在红叶里，也藏在烤鱼和乡音里，更藏在我们的眼里、胃里和心里！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大象互渝文化传媒公司)

